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卷之三

正統　景泰　天順

英宗登極纔九歲張太后初以國須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既大臣請垂簾聽政卻之曰非祖宗家法后功著三朝張世封彭城惠安二伯勿絕爲其遺澤

正統初楊文貞請開經筵內稱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二聖以姑婦分稱謂不同前代稀見經筵官舊並詞林章后后批曰知何不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觀此知即罷垂簾大政事猶批決

國朝自永樂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戚畹雖爵侯伯位保傅不預朝
政惟孫繼宗以元舅總團營兵為掌後軍都督府事監脩國史
知經筵最為破格聞太后意亦悔之時雖待外家厚然約束頗嚴
不敢肆繼宗父忠尤恪謹

兩京戶部刑部有交趾司都察院有交趾道至正統元年始革始
立衛所學校禁祀孔子於釋老宮改左衽象禁部民綁縛有司
赴京三殿工始竣廢政漸舉

以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鄺埜發議邊事五日不上奏怒曰欺朕沖
人耶執付獄時業有鞭笞四夷之氣兵土木輕舉禍胎是開嘗

夢乜先稽首請罪狀亦妖徵

禁中外官舍軍民戴尖頂帽穿禿袖衣垂纓插翎及語言跪拜學胡俗者明興將八十年矣習未改信元俗漸染之深迄今都人士聲容竟自爲一體

初長陵志吞胡撫降胡虜末年充滿京師每月達官支俸至北京朝官三分之一李時勉劉定之李賢各疏請謫除諸衛所以分其勢不報其後經土木變曹吉祥反始伏先見然勢已無及湖端從襲奪大寧兵來

郭璡爲兵部尚書雅持正試進士李賢嘉禾詩謂有公輔器薦爲

其屬與張紞之職楊士奇事同惟於正統初不肯自陳引退云君臣恩義重此諉辭也最易爲貪位大臣藉口卒被劾去史不宜以是稱之

英廟追念夏忠靖功賜其家田八十頃蠲除稅見夏太常瑄行狀他史鮮及瑄善屬文數言兵事時大臣子惟夏瑄楊滇並勝東楊曾孫旦官南太宰亦著名

陸文裕深述所聞於靳文僖云楊文貞與文敏同事頗不相能文敏卒子被誣特令錦衣官較往提示辱之文貞子稷後亦逮獄論死初 仁廟賜三楊敕子孫各貸死至文貞欲援敕贖罪其

次子藩故秘之稷遂不免如陸言是以文貞爲賣友溥爲殺兄

也余不敢信

東楊以正統五年卒于武林九年楊卒十一年南楊卒越三年篤遂

北狩三公年咸高王振至欲諷退之不從眞家事視國矣覺始

終微有可議

楊文貞子稷雖生不肖論死稷三傳廣文訓四傳銓部戴鳴競之

名行文憲使寅秋御史仁愿亦世其家君子知宗臣之流澤遠

也衆情法即特宥稷死不妨

正統十年忽朝鐘不受杵命內閣製祀鐘文南楊入室翻舊稿久

不就内璫屢趣陳芳洲語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僅起一語陳隨續成按朝鍾不受杵事奇南楊擬此豈有稿也攷祭詞云惟神職司禁鍾朝儀是肅茲晨扣擊失常朕惕攷筆特申祭告數語耳亦非費甚思索總閣中百凡查例經兩房手自昔已然

劉球疏列十事於王振非有所指摘也死独慘酷由咸甫詆之特乎察西南楊尚柄政衰如充耳即李時勉脫枷資會昌侯力薛瑄臧死資振廚下一老僕力而舉朝大小臣無出聲者蓋全不成世界矣宜得禍速

麓川之役何文淵劉球皆請罷師楊文貞亦意在綏戰傳王振好兵王靖遠陰阿其指肰威振西南故賴斯舉不然滇又爲安南續矣未可以儒生營之

何文淵自溫州召入薦御史劉譓自代從之譓果稱職瀕去猶嘉意後賢如此其世祀溫州宜哉使文淵終以一郡守老何讓樊黃廼知尚書侍郎爲驕壞人心術之具或云古溫州築却金亭日名心已露似深文

有云民若盜點刺未足示懲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者何文淵駮謂律有竊盜三犯始絞今於律例外優加其罪戳肖人烟湊集

竊盜多數年後扁額纍〻觀瞻非便詔是之何終若吏識大體
初寔為胡濙顧佐薦知
黃紱為户部郎中值部堂缺官署堂印諸僚事之如堂體亦奇聞
時以硬黃目紱後至尚書國初稱郎中陞本部侍郎者多李賢
謂自張鳳前未有也誤未深攷
薛瑄河津人父貞為鄢陵學官時學官黜陟視科貢多寡額貞
患之以子補鄢陵諸生因舉河南解元學官子得試其省闈林
廷玉以父官韓府紀善應陝試第一亦其例也若李夢陽陝慶
陽人隨父官大梁仍歸試首陝榜後遂家大梁又與二公迥

異

薛文清巡按山東嘗言內外風憲緘默為都御史顧佐所惡考滿署平常佐不知人甚矣閱史南安守林芊言比者學臣薛瑄建議生員有疾病不堪教養者罷黜追所給廩疾病人所恃有黜之足矣追償費徵納懈勸學心非便詔除其令薛議亦未免小苛

大理少卿顧惟敬。丞卿職。與薛瑄同官。同不肯謁王振。瑄被禍。慘生論戍。独不及惟敬。敬自請就繫罷。廢幾。昔人恥不與黨之風矣。事見劉鳳吳先生讚。世罕知者。

詹英以一訓導劾奏靖遠伯王驥違制冐功，乞明正其罪，可謂訐舉朝之所不敢者矣。粵吏張聚訟陳選寃尤奇。醴泉芝草何處無之，歲遠人微，慮湮沒，宜特表出。

沈固有參贊大同功，乃於正統中疏頌宦官，請如外臣例給賜誥勑。時王振方横，固藉為諛振地，旨不許。抑非獨固，即如三楊賢，尚以薛瑄不往見振為疑，青毅催督周忱，為振畫策，究轉求陳祭酒敬宗書。士風頹靡極矣。益思薛陳二公，壁立萬仞氣象。

楊信民官粵藩，連糾按察司郭智、黃翰、常廣，俱得罪去，已亦就

遂風釆震一時記劉華容嘗薦張蘭肅賢　孝皇曰朕非不
知張數華但忒難爲人耳賢者處士共不犯難爲人之戒者鮮
矣於楊公亦云粵中世尸祝公

李景隆家屬拘縶南京久至正統十三年始釋歷四朝矣傳賴張
玄玄遺丘力嘉靖中其八世孫性得續封臨淮侯余在京每見

李善長裔孫某爲駙馬秩泝稱　高帝嘗賜御書許二百五十
年後赴闕自陳書模糊莫辨說亦疑誕奏疏上竟寢

平福建賊鄧茂七處州賊葉宗留俱在正統己巳春聞章奏捻
耳踰八月即有土木難無暇南顧不將爲閩浙之憂乎閒閱布

政宋彰交趾人以賄王振萬金得官虐歛民不堪致變禍生有
胎信朕

張楷謀招撫處州賊以兵部榜無印文賊疑不信矯為南征大將
軍印事平坐削職矯印事非法僞奇初楷制為竹笆似牌糊紙
畫獸刑用禦賊鎗鎗刺入竹隙急不得拔多被擒按此亦柔制
剛遺意

詔罷大臣舉官從吏部選擇如舊制先是宣德中慮銓衡未精改
命大臣保舉既復滋弊総法久弊生遂為循環楊文貞名能薦
賢得譽以此間有牢籠報復嫌亦坐此近亦一修行保舉法茫

無才效未幾廢

正統戊辰選庶吉士三十人貫並西北時猶薄南士耶雖得劉珝王恕尹旻邢讓諸賢而萬安寔為選首安蜀士乃得附北貫遠天順庚辰以彭時之言始免選張元禎等數人亦厘厘矣南北分莫甚此時

正統中鄉會試副榜額少往往以監生考授教職祭酒陳敬宗疏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時稱確論後增一榜額至二千人見姚尚書夔均才解中其云乙榜辭不就者什八九辭如釋重負辭不獲如赴戎行嗷嗷不平毅至徹斧康當日

人情可知

錢習禮自學士擢禮部侍郎客賀之荅曰吾今且為有司奚賀為前輩之安雅淡不慕繁劇類此王文端直出理部事谷縣楊文貞猶昔人悵奪鳳池遺意今求之恐不克矣世風日下即此是其一端

劉文介儼云翰林之職清高固可喜、淹滞亦可歎、譬金水河中魚、化龍之期、未可必有、而罷署之患、則可必其無、至喻以華表柱上鶴、水食不方便、前輩雅謔、每援及、今雖稍免淹滞歎、顧風波間作矣、非復曩時、

劉文恭鉉主京闈試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欲更之劉曰朝廷立賢無方何論戎籍宣寔江西安福人旋舉進士入館官尚書郎亦事余媿文恭遠

長史楊廷主正統甲子四川鄉試闈卷訖昔解首乏人捜出藏場一卷大佳以作元即周文安洪謨也連第舉廷試第二人國初原有藏場例如初場經書義許各藏一道以作元則百年僅見云續主福建丁卯試榜首莆田陳猷康佐官亦尚書述墓誌出許彬手可據

以薛瑄錢溥之理學詞章同考會試尚有性理難包括春秋淡主

張之謹落第造謗良非一日倪謙以所善門生不中式為所訐
陷謫戍事尤凌夷

張和與其弟穆偕試南宮自念必上第而穆於文小劣曰吾可遲而
得也易卷以入已穆舉第二人和名亦差次聞吾邑前輩史朝
宜朝富兄弟舉鄉試類是

安福春秋學始劉球吳節二公後進競師之遂以其經名天下迄
今有安福春秋黃岡禮記之目球二子鉞釪並庶吉士鉞至參
政釪按察使洵敎忠報

張益選庶吉士以善楷書改中書舍人高穀亦然覲奉命寫佛經

事可見時廢吉士去取頗輕永樂己未多至六十二人甲辰
僅六人張高同乙未選內原習釋文中第者半爲亦非全謀
詞章

陳僖敏鎰故能臣有云與王文同爲都御史見王振俛首長跪連唯
急諾不異小吏然者信乎方振威橫時戶兵部尚書王佐鄺埜
並被屈辱即英國公張輔俯仰其間難以言士節矣魏蕭山
驥乃差可觀

王振自欲擅威耳豈真有陷蹕意不憚身殉之乎詳情勢稍類唐
楊國忠安得陳玄禮再生爲快閱古穰雜錄云欲約三五御史

數其罪駡前猝殺之不果雖未必然夫亦普天同恨矣聞振實為護衛將軍樊忠以所持瓜捶死天順初詔塑像智化寺即振舊宅

昔賢每論己巳土木警非虜之能乃我謀國者自誤使當時從群策遷將御之不過旬日或掠數小城堡自去矣六師稟覆事出虜望外要天意特巧為之嗣是六飛倏還亦仍出我望外不歸之本朝福力不可

李文達賢項襄毅忠楊興濟伯善土木之潰俱從虜營自拔歸克濟時艱亦天意也時六科給事中各一人行惟兵刑二科文書

多議用二人葉盛林聰正在數中郎得旨掌印官去獲免行止
死生有數非意慮及
傳
已巳北征駕出紫荊關有陝西呂尼攔駕曰行不利 上怒武
士交撻尼跌坐道北居庸營豎還南宮數見尼有所陳說復辟
後詔封皇姑賜寺額曰順天保明寺倒語也若明保天順云按
駕原非出紫荊惟皇姑寺有之今寺尼皆髮巾緇方袍男拜想
別有說
陸
容菽園記有云自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玩好物
內官道接踵擾甚至王振悉禁絕之未嘗輕差一人民賴休息

攷正統中嘗勅禁內使毋得與外庭私交囑托營求又特嚴饒州府私造異色甆器之刑前說頗非虛須罪大無錄者

正統十四年頒己巳曆岳蒙泉見二至日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駭甚古未有也以語五官司曆王羲而憂之尋果有土木之變土木集稱土墓或比音訛故

郕王立尚未知 上皇之在虜營也意淪陷矣立最合機宜可使醜虜息心且為將來求講釁地今當時只立太子虜挾駕至不出逆得乎不逆罪同拒父逆即墮彼術中矣即郕王不登正大位僅監國亦終格、

春秋晉惠公入秦晉立子圉宋襄公入楚宋立公子目夷晉惟立
子惠公還子圉自合退宋惟立弟兄弟之義稍異父子故襄公
雖釋乎楚仍走衛以避其弟幸自夷素敦禮讓自逆襄公歸倘
英宗歸後　景帝能如宋目夷則大喜矣亦難以是責人王
文恪徒以不急君一語援鄭君孫申爲證要不如晉宋事妥
或疑晉元宋高非立弟乎曰是不同元帝高宗雖以親王繼統在
晉懷愍宋徽欽國破君辱之後我朝第乘輿被羈耳全盛天下
晏如也故胡得以之挾晉金得以之挾宋而也先無所藉以挾
我朝一再犯不應隨氣索矣追惟景泰初諸臣定策之功真不

可証

唐誤玄宗者楊國忠國忠誅并及貴妃衆憤洩矣我朝誤　英宗者王振振死併戮馬順王毛長隨等事同然出於諸臣擅殺之罪不可訓　景帝能慨然籍振家赦王竑等勿治迹渾機圓其視玄宗之徙倚悲傷始若不得已聽之者相去懸絶最精移人心妙訣

王竑突起擊死馬順痛快甚堪為劉球吐氣憤縣義激即竑亦不自禁而所為攝懷邪壯威勢者多矣李夢陽詩王竑祀關雖愚戇舍命臨危亦丈夫誦猶魄動

方廷譁時儀銘能免冠長號造膝陳爲于謙助所裨益多初楊文貞議舉銘自侍講出講讀郕王府慮銘致恨乃以故人楊翥同舉後銘翥以從龍恩官並尚書功名信有命而其才果有過人者吾邑楊與亦以伴讀至戶部侍郎俞綱遂入內閣無何改南京去

正統己巳虜入犯選憲臣十五人分鎮近畿簡練軍民應援臺臣預選者僅三人詞林給諫戶刑部各舉三人俱改監察御史領敕行詞林爲楊鼎王詢徐有貞踰年邊事寧各還原職詢舊名振楚人以罪璫名同改

守大同功郭登宣府功羅亨信居庸關功羅通山西鴈門功朱鑑
惟紫荆關守倫翡虜桒是出入抑諸公能守之已耳至所推提
刀上馬殺賊功則石亨父子矣楊洪故與亨齊名稱楊石頋才
非亨比
觀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
其吭曰背曰吭緩急攸分是千古都燕炯鑑北征時郭登請駕
從紫荆關入不聽已虜專蹂紫荆以鐵騎攻居庸不克仍出紫
荆去遺蹟昭然
虜攻都城西孫鏜戰失利呼城求入程信言鏜入虜益張人心益

危宜趣戰必效死力語是之鏈兵果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鏈
虜退去按漢王彝閉營不救馬武之敗法峒是信深得古兵法
遺
也先故無大志有若劉淵粘沒喝其人者稱寧易猘因思徐中山
王縱元順帝切追意深遠非惟人事抑亦天道善寧本胡種無
怪獍梟或云籍沒其家早致然味也先語汝家捉住我肯留到
今否亦自量審
郭登以閉城不出見 上皇為罪後坐謫戍如余見登未失也城，
守責重輕出慮墮虜狡謀即劉安沈固等出見括金銀犒何

益伍胥之名胥尚各從所志況發謀率壯士奮罵還業陰達之袁彬為所深諒者乎虜掀都索大臣王直于謙胡濙等不出見正同世不以咎王于諸公而独罪登不見宋賀令圖事耶

郭定襄登劾奏都御史沈固在邊年久法令不行薦尚書楊寧布政年富可代固時総兵官得劾巡撫僅協巡撫贊総兵故也後事權廻日異矣

何氏名山史載也先會衆頭目殺馬設宴復立太上皇為皇帝以白馬貢玫事僅見哈銘口中他鮮及公羊傳孟霍之會執宋公以伐宋曷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堂〻共主豈

也先之所得立果有之袁彬楊善不吵道也似屬輕信好奇之
過
伯顏帖木兒說也先送駕還國留萬世後好男子名其後楊善亦
替之曰空手迎皇帝歸乃見仁義秋監脩史書當脩載太師美
垂示萬代善語正投其機虜乃循名根可笑也送駕別爲撒敲
哭又復多情
趙榮独挺身出見　上皇慷慨可嘉榮闕縣人少館其舅編脩薩
琦所楊文敏一見器之字呼之曰孟仁貴於其舅果至尚書景
泰中有二楊一趙榮一龔遂榮而皆爲高轂所知轂名反因之

重崇畢秋信未足論士

英宗陷虜中。年甫二十有三。始終未一降辭色。進夷妹不納。雖流離中。憑恇坐。天顏穆如。奇徵屢見。自平日學問充養加。過大同。諭守臣曰。秋稼未收。士久饑。可割入城。楚昭王有仁人之言。卒復其國。理徵益信。

于謙請選有謀畧大臣。往鎮山西。楊洪議亦同。意屬羅通。通言謙洪建此策。陷臣。乞令與臣偕往。謙曰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熟諳山西事。宜往。詔仍用通。于公此舉。自見名臣識量。通得無太橫否。且語近要挾。通以一閑官。詞河泊。需次入京。驟

膺鄯鎮。有何不足於中樞。作此恨ミ。然通守居庸寔有功。勅祠其地。至今邊人。以為神。恒禱祀焉。傳叠授其人術于粤中

或云于忠肅頗矜傲自用閱羅通疏云前德勝門外殺賊無幾陞官太多今大臣皆全軀保位無報國忠宜博選剛毅識邊情其人者督宣大軍疏下于不悅覆奏德勝之役陞賞示勸通云殺賊無幾宜將臣謙同石亨等陞職革去通久悉邊情必有所知乞就令保舉欲得剛毅文臣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別選其代或就任通按通詞規切過當于亦稱悖傷體同時劉定之亦言于謙石亨禦虜進有勝負不足罰亦不足賞謙自二品陞一品非

宜意頗類通又不知于答疏云何
兩廣蠻賊作議設總督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如溥未可出任
議及尚書金濂都御史王翶可擇一人往得旨用翶噫大臣任
事之勇後豈多見
貴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淵請罷藩臬二司專設都司以一大將鎮
之于少保議不可曰若不設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漢獎道且
無故棄祖宗疆內地不祥遂寢即此議于功亦在社稷時雲貴
之不為安南續者幾希
項文曜貌美便辟善言笑最為于謙信愛官吏部侍郎每朝會故

當衆嫵媚議爲可憎狀時人語曰雄其冠雌其斷生不知耻于公妾竟生議杖戍午位三十餘于名賢也不宜汚以比語或未免有偏聽與

景泰中功首于謙。余謂如陳循功。未可槩沒。于謙中樞權寔依內閣。非循居中調度。破賞格。一號令。即大司馬何繇遂行其志。循有文武才。嘗識拔韓雍。卒爲名臣。雍過循墓詩稱循薦賢一秉至公。勝李賢遠。意氣磊落可知。又陳祚釋誅。亦賴循救解。

陳循薦何文淵羅通石亨楊洪楊俊謂何宜再起羅不宜專守居庸石楊不宜專守宣大宜召入監京營軍初虜入犯循首堅城

守議。爲勅趣入援師爲榜諭回〻韃靼使僞爲喜寧書約內應
用以疑虜謀略具見我朝宰執拘謹氣多即劉文成已稍傷峭
隘世莫知循

閣中規制至陳芳洲始傳如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御座旁
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官先奏事皆創自陳使
陳無尋僭訟試二事居然傑品

虜長驅犯京。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師。于謙力爭。自同亨
出營德勝門外。虜索大臣迎駕。益攻城急。亨至折于謙曰。宰
臣不出。計無能爲矣。時事勢棘甚。都督武興出戰沒陣中。太監

俱奔還王竑督餘軍遏虜菓市。虜火民居。撲滅之。竑擐甲入

朝。面陳其狀。寔幾危僅濟。緣尚未有重城。虜遂得至菓市。

商輅彭時同乙巳秋入閣商登第財五年彭二年耳皆仍原官未幾進侍講越年彭求終繼母喪許旨去後大用兆此使非蚤去將如王文端所嘆不免金齒之行

王直尚書吏部　景帝以直老召王翱於兩廣副之天順初許直歸翱始獨任部事時一部有兩尚書吏部王直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又都察院陳鎰王文國子監劉鉉陳詢太

常尚實皆然屬變體

楊文定以王振初興政憤懣歸舍胡忠安以林聰幾罹辟卧病不朝侍郎詢知之輒鞭振謝過達瑞問疾猶為朝廷禮重如此亦二公宿望致然後恐難冀

景泰初勑大興隆寺不許開正門鳴鍾鼓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及香炉旛竿從山西巡撫朱鑑請也以寺在城西白虎方不宜興旺本陰陽家厭勝之說稽寺初名慶壽金章宗所創修自王振費累鉅萬旣成駕臨幸焉嘉靖初廢為射所今稱演象所即其地

朱鑑疏言濬王數非時興州官置酒大會非宜得旨嚴禁鑑吾邑
人以鄉舉仕至都御史景泰易儲鑑有書責陳循甚厲今京師
所設武舉併三年一試武舉制俱自鑑發之世鮮知如前二疏
恐郎朱家傳中缺載

先朝巡撫不許携家亦如巡按例景泰初給事李賓以為請從之
得携家始此又每年赴京議事在邊方以四月在腹裏以八月
時巡撫尚因時建置非常設

周叙劉規王直指嚴詞切與前此王紳貽蹇義書後此陳音貽劉
吉書羅玘貽李東陽書俱為得朋友責善之誼其云三楊輔政

僅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閹宦弄權有
今日蒙塵禍亦確論也

徐有貞治河欲塞一決口屢不就往叩一老僧無所答但云聖人
無欲徐沉思久之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龍惜珠乃鎔鐵數
萬斤下之龍去決口以塞余意僧語蘊奧有深指徐恒云左邊
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龍欲或
在是乎

順天府歲進春牛春花三座每座費錢九萬餘景泰元年停止詔
只買時宜花供用紓民力無筭　景帝初甚勵精納諫後稍荒

于色如召教坊妓李惜兒入宮官其弟安爲錦衣衛百户可見
然特約束閹寺嚴
上皇駕將旋廷議迎復儀注王文厲聲曰來耶屬不索金帛必索
土地孰以爲來耶文罪不待言頑事寔出理外數外一時君臣
本之不樂聞之心兼值此不期然之會怪無駭愕旣儀注上得
旨居庸關衆接用轎一乘馬二匹而已簡薄至此孜禮部奏原
如儀
諫迎復使宜簡討邢讓諫迎復禮宜厚給事李侃林聰謀雖以國
雍蒙詬大節挺然復辟後惜無爲言者侃疏有堯舜孝弟之說

旨為含譏僕至都御史嘗議令吏胥襲儒巾冀以變革其習閩
若迂之
凡
士中自負鋒穎靡不豫見者龔遂榮以勸迎後知名先佐金瀛
討閩寇身入尤溪降其衆後縱反間誤鄧伯孫執之馬軾從董
興入學誅黃蕭養亦多所占驗岳正謫觀友無敢送者軾獨賦
詩為餞詩殊佳遂榮一千戶軾一天文生耳孰謂草澤中無奇
士乎
何
觀劾王直胡濙等老滑宜罷給事毛玉議重罪觀林聰葉盛力
辯之不從觀坐杖謫玉品行可知岳正為玉行狀盛加獎飾豈

正稍以維柔誼曲筆欲抑果有可觀者乎王書亦爲李時勉識

按

如商輅彭時劉珝丘濬王恕邢讓岳正諸碩輔名卿咸出祭酒李時勉之門用之至累世不匱皆　太祖稱宋訥師模嚴肅教出來秀才箇箇中用復于時勉見之矣石大用独請代枷尤爲太學生色

岳正初官編脩夜閉戶草疏請復　宣廟廢后胡氏爲其先潛處驚裂之事僅見補傳中時孫太后在上有謎嫉意莫敢言者比亦正大膽一端也孫太后崩始追復位號如后禮閒　宣宗亦

恒悔之

易儲議起自王直李賢李侃林聰朱英而下咸知其非卒無敢訟言之者言則爲章綸鍾同矣劉鉉無賀表抑其次也聞楊翥將入京賀陳祚曰我以公入當諫耳奚賀爲祚薑桂性猶存當令諸唉金大僚媿死

鍾同父復翰林修撰與劉球善約仝上封事草成爲妻所覺泣勸止劉數日鍾乃誅及婦人耶劉既死諫未幾復病卒妻悔之號曰早知爾昌若與劉侍講同死同幼稚習聞比長曾申父志以諫易儲杖死祀郡忠節祠與劉同日逆主且睽生云孝子忠臣

同兩無媿耶其母見亦奇闕同將入諫騎馬伏不肯行憤曰同死耳馬何與焉猶迂廻再四越三日死廐中時詫為異

章綸繫獄三年項上鐵索身同卧起至白亮如銀比脫桎鐐手足拘攣不能動楊椒山詩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情景同是為臣子冐攖鱗忌至躬親金木危苦備嘗不令張禹孔光笑人千載耶悲夫

林後記易儲時結廖莊章綸鍾同三公疏諍有主事孟玘自分必攖禍幸免今罕知玘者又千戶龔遂奇亦以請還政南宮下獄幾死僅附見典史周鑄傳中龔遂奇豈即遂榮之訛乎抑其兄

弟輩耶疑俟黙攷

于忠肅不諫易儲。雖辭。責備。張子房所。云。未。易。以。口。舌。爭。者。殆謂
是。歟。葉文莊最號敢言。尚以歲節請朝 上皇疏爲可已。曰。惟
安與靜長久之道。挾衆生疑。反增形迹。葉亦老成沉慮。然易。爲
與。懦不。長。進。入。藉。口。

錦衣盧忠以告變伏誅給事徐正以妄言謫戍于時阮浪之獄得
免株連沂邸之封終依椒寢猶見 景帝剛明意尚知天倫之
不容軼人心之不可拂也事宜默調難顯激一怒何所不至徽
可諒當日苦心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閩莆田人。言動有法。雅負公輔望。李賢王翱
嘗欲薦入閣。不果。僅終祭酒。豈莆山川風氣致然。與潛在翰林。
構亭一區。植栢二。後進慕其風採。名柯亭。柯學士栢。愛護之。今
已莫知誰是。

商文毅甲戌主考會試。越其唱第期甫十年。時以為速。近有三歲
郎知舉者矣。時學士黃諫欲寘張寧第一。商自取彭華會元。尹
直次之。寧官卒不甚達。論品格。不論科名。吾未知彭文思尹文
和之果右寧否也。

張汀州寧自記云廷對日屬稿未半禮部侍郎姚公夔過視少頃

偕尚書胡公潆至有喜色嗣覌者踵至輙停筆待盡未刻脫稿二公復至予以紙短告命儀制司簡納卷衍紙續卷尾予以天晚為懼胡曰弟留心吾為汝進本依會祭故事給燭親為添硯水天且暝班散傳宣閉門胡不能止送予宿禮部明晨携詣內閣請容足卷王文不可臨放榜猶訛傳予第一聲達禁中有旨張寧寫不了卷及牛倫卷同取進覽尋發貯內閣然則廷試原有給燭例耶卷紙原可續耶舊傳羅一峰續卷事未信乃真有之寧以不了卷預二甲功令尚寬若姚胡二公憐才愛士盛心後鮮企矣記丁丑廷試予叨彌封門人山東王漢完卷邏燭映

月書不純楷竟列三甲

國子監在京城東北隅景泰中御史程璥請于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址不允按學設偏北示遠朝市辟煩囂意程疏似未達又祭酒公署構自林文安瀚始

于謙初與徐有貞情誼不薄嘗薦爲祭酒　景帝以徐心術邪已之想猶啣前南遷議之徐既不得請恚望圖陰陷于然徐即不官祭酒業擢爲左副都御史亦足矣縱不得何至深恨總不幸遇此等交遊首遠絕之次姑飽其欲去不然無全禮矣裴度之於元稹事相類

景泰不豫群臣請早建元良蕭維禎特建字爲擇旨未許議伏闕
再請商輅主筆具奏有陛下爲　宣宗之子當立　宣宗之孫
等語姚夔請于立字上加一復字衆稱善按二公同增改一字
指寔徑庭姚商語明　屬憲宗若蕭意有不可知者矣烏乎擇
傾險具見
復辟之謀故諸公自爲功名地然亦冒九死爲之機儘危膽識儘
大如李賢言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百官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
此勞擾噫賢遇爾曖語昔稱呼吸之際有雷有風不見唐武宗
宣宗宋理宗登極時事乎無論南城恐即東宮猶未安貼賢意

巧抑石徐且欲諉掩其不預事之咎非通論也世往々爲其所
欺
迎立襄世子事本無實跡故復辟後待襄王愈厚情禮有加倘與
聞寧免介々惟于謙此時更辨一語不得貫高云從上不敢我
我独不媿於心乎是也且于自大司馬統兵政致人半夜納兵
禁城毫無聞知職掌謂何若王文益無足責矣陳循原首輔何
故衆專罪文可思

于少保被刑○家戍山海○其夫人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独目無
光明○借汝眼光見于帝○越日夫人忽失明○會奉天門災○英廟

見公形大中。語宥家屬還。夫人復夢公來謝。曰明如晝。事奇。信忠。義。精。靈。長在。

倪文毅岳撰于肅愍碑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闕者。大也。最有體。岳父文僖亦名謙。故云。祖父諱例空闕。或倩親友填。無自書理。

徐武功枉殺于司馬自宜一死得戍金齒幸矣祝允明爲其外孫頗代訟暴然公論不可掩也徐治河治兵俱著績兼精象緯何慮弗致尊膴恨市心耳即其終負爲士權亦狡獪一端傳徐奉北斗齋謹廷鞠日驟雷風錦衣堂見若蹲豕者七說與僧一行

豕龔没斗爭合

江淵於品中下耳薛文清松潘督餉還乞致仕淵独疏留之非無識者御史劉玫直薦薛堪任舘閣得名為大理卿玫亦具眼遂入閣閣懸楊善薦故

岳文肅進太輕氣太鋭罷黜亦速僅一月間耳至身杖家籍被桎梏戍邊舘閣體貌喪盡矣岳故自用　英廟亦不善用岳勲貴方横末如何乃使所新進臣諷切之是自求禍也視　二祖所為保全斛繆楊榮者奚啻千里君不容失臣。臣不容失身。皆各分任難他諉

奏對自非易事薛瑄於御前誤稱學生豈小可疵謬岳正率意盡言口噤鼻息濺觸御衣。亦敬恭之道。第觀李賢彭時諭氣象自是不侔矣此雖世俗之見。要身履始知。吾幸侍天顏有年。閱歷多。頗悟其旨。

天順初王直胡濙高穀各致仕去其大臣曾加保傅如王翱等聽辭免詞林曾帶東宮官銜如黃諫劉定之等聽改別職易儲積濫為一清極類崇禎元年汰殿工加恩事物窮必反亦處於天人理數不得不更革之時

時自于謙王文誅陳循蕭鎡商輅等謫戍為民外未幾內閣徐有

貞李賢岳正等都察院耿九疇羅綺等御史張鵬楊瑄等各下獄馴至曹石之禍冤深吳瑾並死賊手會闈災舉子災數十人洵金行害氣未除有貞自云火星甚急疑有變是矣逮至成弘之際始漸熙洽

李賢身事景泰、為吏部侍郎、忍以不孝親、不敬兄、不睦室等語、峻詆之、賢亦嘗反面自詔云、人之無情、一至於此、惟彭時所記、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無甚件、獨易儲廢后二事、為失人心者、斯正論也、朋友語、亦須可受、何況君臣而人、器量殊郎、隱微是、

李賢自吏部侍郎入閣進尚書兼學士寔尚書王翺薦之每宣召俱稱王翺李賢後李加少保王始居次蓋不以閣部為序也王三原之不讓丘瓊山體或準是後閣臣自為一班冢鄉雖加一品仍綴扵閣臣二三品之末不知誰始自余點朝班日所見皆然

李寔以使虜時規誡 上皇詞稍倨後坐罪廢不得同楊善封賞賚意故無他抑趙襄子云晉陽之圍惟高赫不失臣禮郎罪寔可耳危困中能無少望

章綸晚稍拓落為南吏部考察庶僚考功郎凃觀與爭可否各署

章上詔葉盛往戮之卒是觀堂司官異議執奏非體況歷於司尚可一日安其位乎其大節故不以是掩也綸先閩人徙樂清子孫後徙姓吳

葉盛初以山西參政協理獨石馬營職似撫臣官仍藩司亦變例也時所協贊者都督孫安僅稱提督守備以盛請始加安副總兵盛旋憂歸召起巡撫兩廣久之爲李賢丘濬所惡移鎮宣府盛於宣府凡再至

葉文莊維守邊所陳多軍國大計如因請譚廣山雲旌卹忽及文臣王直等五十餘人贈謚不以出位市恩自嫌猶是舊諫垣風

来蚕異王文恪才值王忠肅遂為宣言於朝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亦後何悵前輩賞善深篤如此晉少宰乃漸有緘默譏宿譽微損

石亨曹欽嘗請太僕寺馬改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力持之罷信此舉不為無功二凶卒潛圖不軌使兵馬在手將来詎易撲滅信後官兵部尚書以議發京營兵助誅滿四與彭文憲意相左故亦非甚謬誤

寀

王来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朝儀曠絕莫知若禮部尚書鄒幹檢太常故典行之王凡再来朝歸日上送至盧溝橋

駕在王後王辭不獲請乃反其車而上行敎睦之風亦自遼都
來僅見
河南按察使王槩坐誣繫獄襄王道遇父老遮車訟槩及朝爲上
言釋之即名鄉大理先是景泰中襄垣王奏巡撫年富罪察誣
降勑切責余丙子幾錄有云昔襄王揚王槩之善々亦歸之襄
垣王誣年富之惡々亦及之指是時諸藩侍上恩優劾奏疆臣
辭示勸諷
給事張寧同都指揮武忠使朝鮮忠武職三品寧七品而奏序列
先後　英廟曰汝近侍官宣論品級聞朝鮮王李瑈雅讀書或

有典故問答非諸忠所能汝爲正使忠副之坐決準此誦之見
祖宗優禮侍從至意寧數直言在葉盛林聰之間見知英廟嘗
呼爲我張寧云
英廟一見吳與弼即曰此老非迂闊者比辭還優名入勉之著書
垂後遣行人王惟善護送勅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
生看顧莫教他費力恩遇之隆爲前後稀見切論與弼稱否故
熙朝第一盛事也
吳與弼辭帶辭官堅意歸隱節殊奇所遭不幸一厄於李賢再厄
於尹直三厄張元禎尹張故非弼深交誣謗滿紙怪李賢爲

薦舉與弼之人頗知歎慕而謬以勅書伊傅禮爲辭若與弼意圖爰立爲昔無論處士夢想不到亦非　賢立言指宣又恨岳正葉盛故態耶

張璝守撫州以訟田小事必致吳與弼束腰庭跪示辱無禮甚矣璝子翊稱陳獻章學高足列在儒林乃獻章不師事與弼乎試問璝父子相對將作何解

英廟釋建庶人因復胡皇后位號最稱盛德傳上北狩嘗以語袁彬謂建文君沒無所加禮致名變故善念從困阨中生若或啟之末止殉葬尤高初　景帝前妃嬪俱賜帛自盡幾及汪后賴

李賢諫沮想亦陰悔前事

張鵬楊瑄攻石亨曹吉祥太早特復辟甫數月方議酬其功遽數其罪得乎。凡小人禍敗。類出于毒稔惡滿之餘。隄潰自崩。爪熟自爛。若驟作意攻之。反致顛蹶。觀前代甘露事可鑑。至李賢業與徐有貞同貶矣。旋独留賢智數多。或別有作用。未可知耳。決非無故。

石亨初與曹吉祥不相能因衆攻之急勢湊合宵壬情態每如此亨驕溢之過難保令終坐以異謀亦誣彪尤驍雄有戰功讀李夢陽清風店詩可爲於邑

國初科道糾劾必先承上旨或召對面諭戒勿泄賜之酒饌而退

或命內閣具揭帖予之葉盛自云不繇密旨先言自盛等始觀

李賢日錄安遠侯柳溥禦寇無功還上怒命科道彈劾是也彈

劾奉命行異事

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人狀真鍾論矣為門達恨刺骨異日

通楊瑄誣之坐此賢之得時遇主如魚水歡而達猶得伸其私

憾廷鞫日至（欽）要賢出質對危甚比司之未易輕犯從昔已然信

城狐社鼠之喻

英廟思裁抑石亨曹吉祥權以屬袁彬彬避謝不敢亦自斟酌遂

杲遂勇承之卒致殺身緣杲原繇吉祥進驟鍨其私郎冦深亦然宜其憾之不少置也杲死門達復襲所為以自媚於上達亦終敗著，見彬深識

徐有貞救還本上意或云呂原疏為訟寃攻原傳不一及何哉岳正放歸亦傳李賢為言正有老母然寔天語先及之非能有所伸雪也郭登送正詩護道歸來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〇登亦久同戍其音旨悲愴

天順中留意人才所用如耿九疇軒輗白圭馬昂姚夔崔恭年富陸瑜李賓等咸能區别所長評隲當李紹陞禮部侍郎王翺賀

之曰天選侍郎也盛矣惟內閣用陳文一人弗稱屬翱責聞李
賢葉先舉柯潛翱以文資深在前改用文翱亦僅循已耶

李南陽相業可觀所抄錄儘善自譽閣王守溪筆記云當時以賄
聞頗横恣而彭文憲亦云李為人好自尊大直行已志不顧是
非豈所謂質美未學者與初亦從薛瑄遊留心性理郎所諮吳
與弼下學上達觧可見

今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為古穰錄中最有味語頑又
有謀做好官強做好人如何文淵在溫州一味清苦大用後醜
態畢露者亦祇結功名富貴之局焉已知主禪僧意止化緣可

為一笑。憶所觀記頗知

陸容記正統景泰間會議自五府六部都通大之外有閣老及掌
科無掌道官今續十三道而獨閣老不與閣錄李文達上請而
然樞機之地原宜任不宜議惟
憲宗初立命內閣同太監侯伯尚書十餘人為議事官遵宣德
十年例公同處置軍國重務亦非數行

親
王四位出閣例行用館職八員李文達謂似此詞林幾去其半
請選新進士授簡討職以行最通變合宜然非新進所樂弘治
初遂有詒辞冢宰之舉殊費處分

吾學編載

英廟晚有易東宮意賴文達力爭太子至趣謝抱土上足泣謝始不行按事鮮經見太子初廢於景泰復辟始還堪再搖動

英廟末馭宦侍峻後宮靜謐詎有奪嫡之謀疑訛傳

誅石亨時高明同門達籍亨家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即此亦獄詞枉誣之證鄭端簡云如劉瑾錢寧江彬亦不必謀逆惟曹賊反是實語最平心

傳薛瑄初忤王振幾刑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獲免稽瑄免

死出振意偉繇于譏薦爲侍郎安得於振時有侍郎稱惟譏王
丈初擬凌遲用瑄言改斬出實録瑄在閣僅数月所可紀此耳
名儒亦難以勲業論

曹景舉進士坐誣罷復辟後有白景寃者上惡其名同景泰號又
景泰所舉士也置之會得匿名書考驗或指景上曰必若人爲
我廢而怨耳逮至栲訊謬引伏久援書人出自首釋歸世間無
妄之禍無過是者景即曹時中兄雲閒語曰冨林二曹一將
人豪

陳選試禮部第一貌不揚主司丘濬詫曰荀子稱聖賢不相將

無是乎不審選怪陋何似濟貌亦侵時有面如盧杞之題張元
禎短少不及四尺人物可知有覃浩者以太學生授給事中儀
觀豐偉　英廟目屬之擢工部侍郎計釋褐甫三載耳然浩卒
無聞

陝茂天順甲申進士原姓直廷試　英廟見茂姓異之以詢内閣
曰讀如陝因御筆賜易今姓茂邑公安又有咼姓讀如過丱姓
讀如貫同近稀僻

宣廟初廢胡后○立孫后○傳　英宗為後宮人出○孫后取子之○迨尊
為太后○外家會昌侯等○寵榮極○無敢訐○母宮人誰者○孫太后崩○

錢皇后始白其狀。事未知信否。果有之。奚啻　泰陵賀縣之感已哉。碩史罕詳載。

英廟周后。有弟吉祥。幼好遊。莫知所之。長為僧。晝沿市行。夜之報國寺。伽藍祠宿。后亦忘之。忽夢伽藍神來。言弟在某所。上夢亦同。怪跡果得。吉祥驚喜。擁見已。今皇親矣。吉祥不願留。復還寺。弘治初。為建大慈仁寺莊田。官左善世。後為寺祖師。寺僧衣食其田。累世。俗訛傳宋某國舅仙去祖師。更移乎遠。異哉。

有云復辟後遣吳官童問來朝虜使。曰也先何失信耶。曩許朕妹併從嫁女安插。答某年送來。已被石彪殺其使。納之。

英廟叱勿泄。果如言。即彪百死何贖。

全寅之占卜。萬祺之祿命。均於社稷有裨。即李賢獲濟。亦賴祺力

與臣子言。依忠孝方技家。恰宜如此。祺南昌人。官至尚書。稱奇

遇。又非其鄉李孜省。彼傖倫

以上一百四十四條

國史唯疑卷之四

成化　弘治

成化初兩宮尊號如禮賴彭時力即李賢僅發其端已耳不敢盡也同官觀望不言後有慚色者為陳文如錢溥韓雍誚亦出文意眞老猾想以比附賢得用

新政人易生心前迎駕奪門袟職者紛紛入訴賴李文達堅持其議盡罷革不行於是復于謙官釋還陳循江淵等戍以示之指群囂始息功殊大然亦任怨甚矣觀匿名帖聞至煩衛士宿其家呵護之可見

甲申廷試　憲宗以在諒闇中制策云朕煢煢在疚事雖不敢廢而情有不能安策問甚略僅數行耳時尚未改元也固衰殺禮得因時制宜遺意

皇后吳氏立踰月廢莫詳何狀或云太監牛玉專恣惡玉者借是奪其權或云后嘗杖責萬貴妃致然既以輕浮粗率為譴後卻能保抱孝宗有恩賢猶足錄疑亦故加之罪如宣德中廢胡后例

公然出岳正張寧知府雖晚近最媢嫉者未敢為也孜政王翺吏部時事豈翺全阿奉內閣意乎責雖免岳知興化多異政

其先李至剛亦以禮部尚書諂佞是邦

李文達奪情僅數月旋卒多此數月竟致紛紜亦平生快慊之報閣王雲鳳貽一清書曰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羅一峰岳蒙泉並終坎坷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揆陸康僖瑜縣文達薦長刑部頗有平恕之譽何故蒙此惡聲難道薦年富軒輗等亦或有為

姚夔撰王朝翺行狀云性多猜疑好龍馭人坐是為小人窺覬以左道摸率為所賣故人以知人為病又云予忝與公同事頗相愛相與一出於正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前輩質直遒爾

柳直筆對辭殆兼有之

户部尚書年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請擢布政楊璿知府余子俊等而黜布政某王翱言富侵吏部職寘下于理富憤辨乞歸不允尋卒富大臣薦賢為國何名侵官遂欲加以提問罪翱專慢幾如姚夔所云

李賢辛勃王翱慎簡内閣翱薦柯潛萬安劉定之葉盛吳節五人詔用定之素傳王忠肅軒比輕南盛所薦皆南產也嵩藏輔之秀已盡乎徽如安殊玷清擧

永新劉文安定之文行灼然入閣乃不甚愜衆望至嘲同陳莊

靖丈是以君子貴自量也屢有大拜後輩名損於衆時皆劉
亦其一若尹直譏劉云故事日講上必曰先生每吃酒飯劉
請以例賜毋煩玉音按令經筵日講見聞天語何嘗因劉廢
事屬誣詆
韓雍仕再左遷初累於陝循次累於錢溥其為浙江參政日遊
宴西湖賦詩不以吏務嬰懷兩廣闕作王竑力薦雍才氣無
双非雍莫可者可謂具格外眼矣雍後識陶魯亦然徐有貞
夙善天文稱將星在吳恒運鐵鞭自喜頑不知為雍功成兆
王竑非惟識韓雍也以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既二人予郡

竑即引疾歸出處何等光明真磊落丈夫矣家居二十餘年莫援起者覺西華之氣爍人

李大達顯論楊文貞不能如宋王旦之抑張師德文彥博之救唐介及其身當國也反媿文貞甚鮑老當筵之譏諒夫其云潞公矯情市恩我則不能語尚真萬曆中每言官得罪一邊下石仍一邊申救業成套舉

成化丙戌榜最號得人會元章懋狀元羅倫外韓文許進林瀚熊繡賀欽莊昶黃仲昭王繼皆名臣論者比之唐韓愈宋寇準二榜云程敏政即李賢婿廷試卷精楷甚擬第一賢曰論

文不論書竟首擢倫賢亦難及

羅倫疏武云彭華寔陰㗖之無論倫非受㗖之人如華性格亦豈能規人以正者誣不待辯既外謫歛訓導俞檜請以己官贖倫及章懋等罪疏聞海内壯之一學官詎足為數詞林贖然其志可嘉

彭文憲恫〻樸謹其決石城撻堅止京軍赴援殊有帷幄折衝氣象尤難者方敗報踵至群情震駭能於敗中決勝其言曰賊入山自保此擒道也又曰覘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知彼知己先朝惟楊文敏差解是耳

彭文憲與岳文肅同鄉甲岳見忌一麾彭方在閣悛毫無香火情别傳云陳鑑邢讓相繼為祭酒用官錢得罪去文憲款勸公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絶交矣岳即不從彭言為祭酒何至絶交樝鼎甲三人岳詩文屢及陳鑑寡道彭者微旨可窺

岳文肅無子有三婿皆貴李東陽少師李經御史李玠尚寶司卿經先為庶吉士有甥女擇嫁潘辰亦至編脩岳卒東陽經辰祭文各止書門生不稱甥以師生誼尤重也孜黄勉齋斡之為朱文公行狀書法實然

葉文莊誌岳文肅文僅以金緋在船為公幸銘後比之李白柳宗元稍淺非倫李西涯另作補傳叙詳贍為揚文襄所稱然猶責其成於三十年之後若少遲焉耆前輩之論文核揚善篤俱可追慕

商文毅於景泰中有易儲嫌罷歸名起乃為言景泰有社稷功宜復帝號不以形迹自疑昔　成祖懲建文變亂成法蹇忠定言法亦有宜因革難盡循二事相類俱於萬難開口中冐為之記漢唐人每多此體

景帝追復謚號始荊門州訓導高瑤疏初為黎淳所駁詞甚厲

訖如瑤請亦公論之不容泯也　憲朝始終無罪景泰意當
時見濟既殤景泰更無他嗣正位東宮舍舊何屬想一應尚
如禮況汪后又甚賢淑　憲廟心亮之久矣要此種善念亦
從　英廟釋建庶人事生出
商文毅初召到尚未有復職之命陛見日方巾絲絛青布員領
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安帖按未復
職何遽行取作何傳宣制度不可曉想或慮言官指及姑為
是彌縫計
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同在閣懷恩聞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

謂興人矣閹老乃為內臣輕鄙時事可知萬劉縣貴妃進彭
尹縣李孜省進彭病去尹亦非久惟劉蟠踞幾二十年至弘
治初始罷揆地獨莫甚此時
方商輅杭數汪直罪時劉珝奮泣而萬安劉吉亦各相繼有言
不謂二人邪佞能作許侃〻正論想陽裝門面為陰佈腹心
計非其實也直再用事商趣歸珝去亦不以禮而二人獨留
如故未可墮彼狡譎中
彗星見群劾商輅姚夔不職當罷輅上章求退而夔心不能平
疏詆言者至比之匿名之書流言之謗夔雖負才氣用是益

擢廷論頗高亦屈折甚矣末至為汪直所羈誣受楊華金帶遺亟自白曰輅縱貪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體揖盡度無不去之理知商晚出亦非甚得意惟前語佳倉卒間詞林風誼亦見

劉珝雖有伉直名攜蜚語去頗在位亦十年矣閣臣如無所裨位寧蚤退為高薛文清正月拜相六月致仕何損完節豈如三楊二李之卒於其官者乎珝能救林俊薄萬安宿望可歎惟稍傷濡忍耳聞以私受德王名酒故屬遍詆或云與立儲議又屬過褒總得失各半

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吏尚近制三品以上服闋聽公
論薦起詞林坊僚亦即家坐遷無候補例然如彭文憲舊閣
臣亦起復至是昔賢之不以是為嫌

成化中吏部最多故王翺卒以李秉代秉得罪去崔恭代恭憂
歸姚夔代夔卒尹旻代旻亦得罪耿裕代裕旋調南京其時
南北分黨進退任情國初以來銓法為一変矣閣部參商隙
亦胎是最後代耿者李裕

考察舊有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吏部尚書李裕謂遲鈍似
軟偏執似酷特創才力不及條益之得照品降調用蓋前四

條凡罷及皆黜茲始寓愛惜人材意遂為定法格弘治初以附李孜省斥於諸銓宰中品最畢不謂法迄今遵行下以人廢

姚文敏夔在禮部題覆多可觀如覆從祀疏云生于朱子之先若曾祖稱者楊時羅從彥李侗其人既僅祀於鄉生于朱子之後若孫魯去者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其人安得遠祀於廟天有五星水星微以行獨從日故他星有大於水者不得與地有四瀆濟瀆細以流獨宗海故他水有大於濟者不得與四子並祠祀鄉郡為是又劉因薛瑄從祀議亦為夔駁寢辭理咸精核

京師儲餉發太倉粟百萬斛糶利民尚書陳康懿俊請於朝凡
糶祇升斗計石者不許繇是權貴無所射利饑民獲濟稽
葉文莊贊理獨石馬營劉忠宣收糴京倉糧草時法同是賢
者信有同心
楊鼎為戶部尚書值累年節省京通積頗饒或議於四百萬石
內暫從改折鼎持不可經論劾自如曰某祇能守成法異日
必有知者按此即守道守官遺意鼎在戶部稱卓然惟以不
寢閣礦一節致疵要當詳其事勢
胖襖袴鞋給應征調之士使刻期赴警不勞織製若京軍守衛

無征調役則歲給冬衣布花裨軍妻自為之蓋舊法也嘗有為騰驤等衛奏乞衣襖者工部尚書王復引是却之余子俊初猶為疑比聞嘆伏優非惟明法意亦妙窮物理談歷歷如數窓户所以為奇

余肅敏傳云西安水苦鹹公為開新渠引入得户汲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流迅溉田病鮮渟蓄具鑿山濬堰轉灌田千頃亦賴余力不知二役並肇自國初一曹國公李文忠事一長興侯耿炳文事見水利志中

國史稱余肅敏榆林之功脩築邊墻延袤二千餘里虜望嗌指

去據薛應旂視師延綏日詢其耆老云鎮城原在綏德自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從死萬計而浮沙築墻終非牢固需至旋傾歲糜金錢無筭其後復移築之宣大從臣請興竟坐是罷即所造戰車亦遲重窒礙難行薛語非無端可備參攷任大利害政自難

金吾衛卒入內領官銅出中道竊銅板尺餘擬盜內庫物斬刑部尚書董方時官大理寺正謂物領出非盜自庫中宜以監臨自盜論減徒何喬新初郎刑部有戎卒驅牧婦牛去婦號請不予以強盜執何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徒又盜舍逆旅

分所劫繒遺主翁被執疑主翁同盜何曰此分盜贓耳亦與強盜殊科前三事法比精甚為法吏所宜究心喬新同彭韶舊起家刑部齊名

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何喬新曰所謂賑僅止秋者有秋可仰耳無秋何仰宜如舊賑之至麥熟止噫借吏拘牽文法嗚存此法外意非深學問人不知

彭韶疏言朝政漸不克終四事憲皇不懌梁芳輒從旁間韶不應體目視芳有中楊繼宗者亦然終是聖主闕士大夫推彭韶林俊第一余嘗有過彭公墓下詩

孫需尚書歸給與隸三人或請益其一不可竟以三隸與行前華恪謹如此需女妻費文憲費記需憲蜀時從弟有入其境者檄有司械歸為浙江布政長婿来候鑰門累日竟不容見去峻而近於激矣風操自在

南京參贊或欲預錢穀詞訟程粟發信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餘有司事也不買預其後有問於趙汝濂者曰公署法司何不杖賊犯趙曰五城擊官御史問官問司獄〻官並以笞箠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官如律定罪而已得大體黃忠宣不參守備議近是

閩洪謨為祭酒見時方驅逐荊襄流民著流民說詔下總督原
傑其議設州縣聽民附籍三省以安立濬為編脩倣兩廣流
賊猖獗上書闕下後賊平亦卒用丘策詞林先輩經濟實學
且與好名喜事人迥殊為奴

常州靖江縣舊名馬馱沙寄治江陰閩汀州歸化縣考有紫雲
臺鄧茂七亂為奸徒叢據之所其兩處開設縣治並御史滕
昭力昭嘗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
出是益貪縱請一切以律從事時論多之米忻汪直去然嘗
以內旨傳奉擢侍郎

徐恪撫河南湖廣連與親藩貴近相左　憲宗欲保全恪特命

陞南工部侍郎恪自言臣以傳奉得官不敢居職志士義不

以嫌疑自污時朝論尚清君臣各兩得

林尚書泮閩縣人初守廣州過厓山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

此為改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傑死節於此觀者悚然吾邑趙

僉事璉題詩誰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勝悲鐫功勒石

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亦警句也劉忠宣復為廟祀宋慈

元后于其左大義益明

楊碧吾郡人成化中著聲南臺觀其所劾如章綸王恕范理黃

紱俱名賢輕加醜詆得無深文之過今其子孫微笑流傳王
恕有慚色之識本智疏

崔銑志光祿鄉張實云省按察江西時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
義士一日相詣欲相擊也詣實求直既見媿悔不敢言而罷
崔語不知何據林廷玉或未敢知若蔡祭酒貞風淵軌望之
使人意消決無此等氣象耳銑亦雅知學何意厚誣賢者凡
及見此書者冝即梨去

楊文懿守陳疏頤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居乾清宮
之時少語本程正叔徽婉過之守陳精經術如云書象以典

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巷耳為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亦非作於婦人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俱有味

成化中李文祥謫咸寧丞都御史奇其知兵擬薦以憲職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功進不可固辭余觀唐應德趙景仁之起廢謫中貌欲以邊才自見其不為文祥所媿者鮮矣羅達夫確乎不拔卒完其名善夫

楊茂元當汪直緝楊仕偉之時誣賄徵賦偉稱貸莫敢應者茂元獨遣衆子之署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汪直見之亦

嘆曰好膽氣此膽氣從家庭講習來淺元即守陳子陳音於

墻頭自名呵西廠緹尉同

堂〻翰林相率拜内監之門棄天下笑何此陳婣齋先生語也

宜大書堂壁間為後進坊蕭先生如柯詹事潛陳太常音皆

合補益有二公因有彭林諸君子脉原相因徒細舉其一二

癡樸謂談殊晦大節

彭思安初為員外郎言事逮鞫詔獄併及代書疏進士林欽數時

代書人亦連罪所以林貞肅劾繼曉疏有鎖吏室中定名徐

填吏叩頭請死之事也今無此禁

尚寶司卿楊蓮言本司官終身不調於進素貲而已欲求試如諸司詒累有材吏部擧用之按蓮字叔簡文貞公子也雅承家學游葉文莊岳文肅之間豈亦有淹抑恨乎胡廣金忠子各廕簡討侍讀格亦可稍優

國初人不樂仕進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雛應求脫者多揭

繼宗守嘉興特重社學待學官皆以賓禮公宴列上坐其監試得二士王華李旻云必魁天下旋驗今但稱楊廉吏不知其湛於經術具如許異鑑

同考會試趙瑶得謝遷周旋得劉儼康海得呂柟俱極賞歎為

同事所沮而俱決其必元果然趙直枇謝卷云他日狀元宰相必此人也更神賞矣

羅圭峰玘縣人輸粟入監年四十餘祭酒丘文莊公議南士不聽玘留羅固請至三受朴不挫面數之曰若能識幾字倔強乃爾大聲應曰惟中秘書未讀耳丘異之識其名堂柱再試文奇甚六館士莫有及者驚嘆為延譽於朝遂以其年發解連第蔚為名儒今太學中安得有此奇士竟出自粟監尤奇況與文故未易識

刑讓祭酒試陳獻章全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題目甚高因

憶丘濬之試羅玘李東陽之試錢福一長安賦一司馬溫公
像贊何等淵雅今匯匯策論闡末矣自李古廉後祭酒當推
丘姚美所得士多

丘瓊山嘗勸其門人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古禮毋狎飲廢
事至面作毛脩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詞林後進多憾之余意三公皆名臣受前輩箴規自感德事
宋王德用武人尚知嫌韓忠獻宋景文學問空疎況瓊山淹
宿乎學成當更歸德耳

王守溪不登三元疑商文毅故抑之觀王與太宰吳書其入試

大廷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辭當道欲擯斥之賴先生奮然力爭得卒寘於一甲可見王渠寔微有觸忤非盡商榷功名有數少讓人何必非福

林普長給事嘗以進士科限三甲不足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為五甲其四五甲皆授學官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奏入忤旨王文恪特采誌林墓當不謬言乎宋四五等進士且為參軍簿尉之屬何況學官使人無科甲之分冗散更勤以遠大自期亦是一法

章楓自詞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家居徒步出入其後潘侍

郎希曾唐太宰龍侄侍郎柽俱遊是羅一峰鄉約稍峻蘇移書銷責之矣如楓山真篤行醇儒毫無道學氣餘羅整菴陸平泉風格庶幾或近

内府偶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憲廟命持問館中適傅瀚在直即韻為二詩以復 武廟問注張星名 世廟問爾字彪瓚所自出俱賴楊慎摭詁博備碩問詞臣不當爾耶近乃有詢三物六德啞如者謂史職何

何大復父為渭源驛丞太守李紀闕丞有佳兒乃與其子同學丞致仕歸貧甚具車馬集衛官郊送之舉酒酌丞曰吾老友酌

何曰吾小友也前輩風流可慕只論人不論官令有太守餞送丞例予誦之慨然

劉文和翊子銳甫八歲召入拜起如禮善屬對授中書舍人慮牙牌觸損以銀易之仍不時召見銳後博學多識官太常卿駕朝陵有御製詩用康字諸臣屬和一律銳獨引遺塚存康事云成祖銘斥陵旁塚惟留寶褚康三姓信奇聞也呂文懿子憲學亦稱是

王祭酒惆偟廣文準成化末上太后徽號準賦詩八章以獻憲宗書名李冢宰裕查補簡討缺稽疏已之時公東有獻詩例

傳祝顥舉進士一日臣當以旨名祝及其同年四人至試以

詩目曰上知若等名各為詩欲勸習中貴書祝不應出見先

朝又有試進士詩例也

鄭端簡云王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來惟此奪氣後人

妄以比陝鉞何其忍歟按威寧破虜功附汪直罪兩難終掩

每賦述閨塞之苦致翩翩如鬢為胡貓吹作雪心因憐火煉

成丹句誦之亦自憐人

陶魯號三廣公師行稗將惟視旗所向署檄面曰某封某日發

發即數路如期至嘗署後為池亭其中不安橋板渡一人與

謀旋出之再三淩仍前絕無知者故所向克捷嘗用奇兵彷

彿狄武襄戰法

孔鏞入為侍郎至當陽卒有白氣自舟尾上貫天表時日正中

忽星熒〻然祝允明目之為孔鏞是河岳星辰之靈乃真有

之鏞撫高化賊定清平河溪亂皆著績

鄖陽撫治專為荊襄唐鄧流民初項襄毅行驅逐至編聚城邑

自都御李賓原傑始枋謂文了鄖陽害了襄陽其後土著漸

久地僻官閒又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御史李興更議

設布按二司官竟寢

成化中平大藤峽賊韓雍功誅石城滿四達項忠馬文升功開設鄖陽原傑功閣大興革惟陳鉞建州之捷屬阿汪直意耳直貪慕邊功非算非此不足覆其身後劉瑾鑒之不復外馳然竟以張永凱旋誅亦異

成化秕政多一壞於汪直再壞于李孜省傳奉滿朝貪諛成風所賴大根本尚正如復景泰號祔錢太后葬雖寵愛萬貴妃而中宮太子晏然並其大者或議建庶人家口沒大半月尚給米二十五石請減之不許曰此先帝之賜安敢違猶廓然天地覆冒氣象

尚書倪謙錢溥並傳奉得官尹直以之入閣矣彭華亦然時有館閣三千薦彭華之謡總附李孜省進孜省好薦引江右鄉人尹彭最著惟劉瑄羅景二公不為所染相繼罷而所推亦山東士尤多

憲廟天性慈仁每覆死刑奏輒慘然或當膳廢食以手攬牘謂左右說與刑官少緩之何如　孝皇十八載深醸德澤實胚胎是惟末年殺二人痛哭一王臣一韋瑛並梟首其地臣誅本王恕力江南人為感恕刺骨

楊繼宗面詰廖太監妄自尊大宴客據上席令客東西坐揩行

君臣宴饗之禮又孫需誌鎮守中都內臣榜文秉武西拎門

欲謁者縣旁門入需劾之橫恣可知

憲廟頗尚方技造紫霞杯為劉文和詠止紫霞杯以琥黃為主

度金石藥意慕長生所為寵繼曉僧李孜省術士本是傳成

化祈徐武功塞推運造謂當得二十四年數定之矣徐占候

亦自精絕

憲十四子麟祥最蕃初悼恭太子薨上以疑櫝儲嗣未兆為

憂騄聞西宮皇子信驚喜宣興岐諸王皆晚出耶萬貴妃驕

妬六宮稀進御是矣致萬卒僅先龍馭一年諸王故岐嶷自

如似非畫尋夕者諱殆虛談

御馬太監張敏以馬坊傳奉為懷恩所叱恚沒當非是閹然寔有擁護　孝皇功其侄承差苗乞蔭侍郎弗予得南通政使令邑猶稱張通政懷恩舊給事中戴其綸子或云其族子綸以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宮賜今姓

弘治初萬安即逐去善吳劉吉仍存左庶子張昇劾之被謫臺諫尚為吉罪昇聞吉素交結臺諫其棉花手昇視其鄉羅舒二元無媿名乃不甚著宣晚遇故損耶臺諫罪昇何名或時以坊僚劾閣長為駭聞事

致仕大學士尹直進萬壽表太子承華箴卻之最快心事直更何面目處此平日誇漢家堯母宋室仁宗之語為當宁深念徒有何說可為吳與弼陳獻章吐氣

楊鼐李文祥鄒智雖連抗疏言事材輕露年少沾沾非大受器究無一貴且壽者是唐王義方宋蘇舜欽石介之流凡遇此等事此等人極非國家之福

徐文靖議庶吉士每科一選先錄平日詩文十五篇以上投禮部送詞林編號考訂擇其優者對號行取試日驗卷與所投符方准收選按此法可行宋舉制科命衆所為文五十篇送

學士院先選後名議意即同是
李長沙云余今年作止詩自戒越兩月為鳴治師召所督得聯句四章賜儀閣之折簡告罰乃以鷄酒往受盟鳴治師召以猪紅三斤蛤蜊數十為助亨父明仲閣亦未稽師召陳太常音鳴治謝文肅鐸太平休暇詞臣共詩酒為樂最福德事所歡饌僅以儉質具見
陳愧齋音所來青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用于美三百青銅語貽詩云斗酒杜陵堪再醉時李若虛刑部售敝屋直僅四鐶李亦詩戲之曰詞林為積知多少即指陳前事也致若虛李

士賓字崑陳比想風盜浮名故

劉晦菴故不喜吳文定同時李獻吉何大復並其里子工詩文

終不見錄至有李杜僅一酒徒之說雖云老成樸重厭薄浮

華抑其容物之度有未弘歟

傅太穆瀚居官醇謹既病篤數見怪異或云瀚初嗾同鄉監生

江瑢誣奏劉健李東陽懼謀洩嫁其禍於程敏政致程邑鬱

以沒若冥報然疑程篁墩科場之獄繇劉陰憾謂素短劉不

能詩致然事亦在茫昧間

程

敏政會闈發策用劉靜修退齋記爲問時罕知者徐經唐寅

坐是得禍記具載劉因集中科場尚正大明白不炫奇僻程

此問原措大氣寅楊傳為都穆譖成

張元楨潛心理學家居逾久雅有恬穆之風實錄因醜詆彭

華陰譎連及張似非正論亦傳張晚年赴召為時輩所忌

誣營入閣齎恨沒視章懋卧節差遜

吏部擬謝鐸祭酒特命以禮部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

鐸再辭使復再至又章懋起南祭酒遭喪固辭詔添設司業

虛席待懋復闋赴官並稱隆禮

翰林舊選學士六七人直內閣掌誥敕居閣之東號東誥敕房

以閣西小房處中書能繕寫者爲西制勅房諸學士每旦與閣老會食至陳循時劉鉉過自遜避會食例遂廢後只輪一人專掌多挨次入閣者嘉靖中羅昊寬以司制誥文雖不相例稱閣老額郡閣老坊見存今徒爲中書官供事之所

孝皇初年選妃嬪謝文正諫止焦泌陽憾謝誣爲媚中宮地時張后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伉儷然焦指爲媚故邪論不足辨然終弘治世不備三宮后驕妬二張恣橫僅一傳止倫不如謝言庶或有蕃條之望

王三原爲太宰言官請用之內閣備顧問 孝皇曰朕用塞匡

王直故事任怨謀議無不從何必內閣 按此即 太祖專任
六卿法近閣臣多簡自部異前意矣
或請循祖宗舊典簡儒臣分番入直者王三原語崔銑曰比多新進
少年處有輕才儉德紛更生事不若章奏下外廷耶正辯白
易於匡彌崔不為然要王公自李文靖一輩饒淵識使演淺
詞林館司票擬機淺體輕且不處有涇竊嫌乎爭朝之不易復於顯是
王端毅在吏部賢士大夫至部堂者延坐呼茗禮以賓禮往定
山赴部尚書耿裕待亦然使屬官送出部門外前輩風度寔
把樂善忘勢未易為俗人道丘瓊山乃答荘引天下士背翔

廷當国必發之坦挾何相懸遠
丘文莊議唐虞九載三考始黜陟幽明今後歷官未三載者免
黜詔從之丘為沮王介菴太宰計也值 孝廟寬厚每考察
多從留任以才難求倫為詞故丘得伸其說丘學號淹博惟
顯嫉白沙陰擠三原最其病根
張忠定下馬聞呼萬歲事王端毅至不能知訪之妻性前輩都
不讀史耶宋名臣言行錄亦何容漫過憶有規林貞肅者謂
公終日止談節義事功不及學問所長在此所短即在此正
使時諸賢對症藥不惟二公

王端毅見詆於劉文泰祇合求歸不宜搆擒內閣且以部銜踞
閣臣上禮亦難行至蒙切責毀所鋟傳刻始歸晚矣大都本
朝士大夫出處委蛇不能如宋健決

蔡文莊清稱家宰王公釋經窮理多所獨得自云我垂老方理
會學問知前亦未暇及也蔡所上堂官管見慨然有振紀綱
明賞罰整飭邊備之思繼後來汲汲拾向理路中恬恬靜細時
惜不及王公在與相發明

耿
宗伯裕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三原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
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

王貞素所不待言耿亦快善

陶恭介瑛榮贊南京兵部屬歲饑移文諸曹盡出所積助賑飢仍洛户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頓半章大懿懋巡邵武民饑來賑適倉無粒米諭民就所應徵糧每石價壹兩二錢准止納六錢餘就作賑濟其户無田糧者仍量給銀上下以安所存治無算均可為救荒法

周文端經為户部尚書凡藩王中官有所請動見沮格即內旨傳取銀兩亦執不從嵩、大御雖古汲直爲加焉所委司官監稅課入多者輒予下考噫今榷稅以多爲能浮或倍徙

矣稽惟李文御建職極主周議
大同滿缺馬尚書馬文升請給折糧銀就市之既得旨司農閡
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併侵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
攄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此與王忠肅駁斥
屬事同前筆最韙、職守之內
倪文毅岳釐正祀典如釋牟尼佛道三清紫微大帝雷聲普化
天尊梓橦帝君張道陵祖師大小青龍神東岳太山神北極
真武神崇恩隆恩真君金闕玉闕二帝又神父神母以及都
城隍之祭祭在罷免中稱嚴正矣禮官職自宜爾然諸廟祀

迄如故想難盡更
御史彭程因清核光祿寺錢糧忤旨下詔獄尚書彭韶為申救
請從容處置以悅人心彭公直古大臣亦遭遇泰陵時為然
嗣是林俊彩之爭崔文李陽鳳獄隨奉嚴詰矣迨孟波靡寧
優有司冠執奏事
鄂智免死賴彭惠安辭疾不判案與胡忠安救林聰事同傳何
喬新方在吾蘇清特請撰之出智論又賦詩為贈誰謂醇儒
不矜動意氣者蠢至薛河津粹極矣堅持三尺忤孽璫罪瀕
死不悔是之為真儒者

林貞肅俊撰彭惠安墓碑云性不利於貂璫及為眉州宜興二柄要不樂宜興至死猶遺憾眉州指萬安宜耳涂丈靖雅稱宏緯亦蒙此聲林語當非無據

李廣得罪言官劾大臣交通狀請逮治詔悉宥之趁日早朝空班出謝罪惟兵書馬文升、戶書王繼弗預焉垂紳屹然望之如依松之在霄漢、士君子砥節礪行、正於此等處得力、遐想空班謝罪時、何地可容

李廣交結簿籍六部尚書列名者五周經至憤發以死自白羅玘疏請免指名容諸臣引疾求退稱老臣咸忠厚之識矣楊

嚴等反非之嚴持正議玘識大體余意以玘為勝聞其時屠
滽徐璉白昂等跡最著未幾各罷
劉吉以不撰張后家誥券去使出他人儘可借傳名高謹吉穢
風彰無肯憐者且陰訴其意為欲稽遲索賄吉初諂事萬貴
妃家能與締姻然於后戚獨能自遠知索賄非誣未有小人
仁者也信矣
僧繼曉既宥為民給事林廷玉數其罪詔械至京斬于市廷玉
功與林俊同一首發其奸一終制其命皆閩產又皆林姓事
奇初繼曉歸意欲逃去賴布政黃紱廩之公館譏閑之得終

正法稱天網不漏之巧

秦紘總督兩廣被誣逮迅緹騎至紘治事自若騶從戎服就道略不眨指既踰嶺乃請囚繫竊此法可行乎不以抗旨重罪乎今緹騎出逮督撫欣為奇貨非賂之數千金不肯從容況容彼作賈人面孔哉

詔為都督僉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額旌功歲時致祭復以吏部尚書王翱嘗總督其地有功准與雲旺合祀茲舉足風厲邊臣附王忠肅於其下尤妙

馬文升興復哈密記云謀襲殺牙蘭會甘州守臣愆期彼他道

事澳坐令遣去守臣指許進也許岍撰平番始末却自功甚
馬中樞進從調度許撫臣躬冐險艱許叙似較詳悉善乎高
岱之言曰國家都燕視甘肅已遼絶於哈密何有夫不能近
復大寧東勝而遠攘哈密豈理也哉卒從胡世寧議閉嘉峪
關不問事亦竟寢

馬端肅文升居吏部久侍郎焦芳其鄉人也覬盛之會兵部侍
郎熊繡出制兩廣繡快不欲行諷言官劾文升衰去而御史
王時中謂兵書劉大夏刑書閔珪謀代文升併劾之劉閔皆
賢者相繼乞歸焦遂坐長吏部小人謀深矣乃三君子何共

墜轂中官途險巇佳、類此頗繡亦最著清節怪有前聞
馬端肅主計吏趁有險夫被黜奏辨旨再覈實馬合辛欲改詢
之考功郎楊旦執曰祖宗來未有此例律門一啓後將安底
都御史浮梁戴公亦亟是之馬悟竟從駮沮楊識力在二公
之右先文毅家風猶在
給事中吳蕣王蓋自知計典當黜先攻馬文升冢宰冀以自救
非端士明矣御史程材猶乞留蕣蓋謂不宜任腹心廢耳目
而王文恪亦亟稱之不知何解
孝廟諭劉大夏曰諸司言獘政詳矣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

冀覬甚于二曹者聖明洞鑒至此大夏因極力裁革潤歲省

八十萬緡功故鉅狀非藉天語弗辯

劉文靖以誤薦劉宇為 孝廟所遇皆台劉忠宣諭及之人未

易知余觀名擬中屢有犯是者楊文貞失之洪璵于忠肅失

之王偉葉文莊失之吳禎劉忠宣失之王綸楊文襄失之張

誒非惟君子易欺亦緣小人多中指難縷屈宇故文靖鄉人

戚鄉黨奥援以其名聞耳

忠宣為 孝廟特眷屢承名對劉文靖在閣馬端肅在吏部頗

不悅正德中得禍獨重固劉宇焦芳輩中之亦緣兵部時釁

劃京營御馬監光祿寺獎嵗為諸極倖深憾對是耶小說載
袁都尉凱陰諷諸璫直侍衛散去為忠宣罪王逵飛語帖宮
門笆矣凡事關內禁中璫末易措手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
榜楊新都得謗亦然
孝廟與忠宣論人才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稽鴻
儒自南封部出視晉學未一官整飭也聖主何自知之鴻儒
後果以學行聞至尚書
初吏部耿裕卒馬大升意當得之忽用屠滽為冢詩寄歎滽
至不敢班其上氣峰逼人滽去用倪岳岳卒始及文升時頗

有屬意閔珪者隙漸生在吏部兩年刑部司官無一得陞轉

皆若遷擢闒然亦謚矣看來仍是功名之士夫惟劉忠宣卓

乎其不可及

董朴初登第以使過岳州謁劉忠宣于家劉款之多蔬糟蝦更

無他具董献者矢服清操先輩成已成物之學一言動為世

運攸關如此忠宣父仁宅最表清德為楊文定所知入覲餉

文定一茗一盒而已家風有自

蔡文莊清所交遊如林侍用俊孫志同交喬市大宇儲靜夫瓘

王撰學鴻儒屢見集中而尤稱王德華度宏遠學見本源同

榜三百人無出其右者按德華王瓊字瓊甡著勲業有險謫聲豈初尚自矜飭耶

昔未有以虛言學者自蔡虛齋始謂虛務於靜此先生實見得力處江右舒文節芬極服膺虛齋云林見素楊遂菴王陽明吳東湖故表表未免自家先占地位還是韓范人物未若虛齋之見善欿然恒自謂不及較近唐虞德讓氣象也舒為先生得意士宜言之親切

王丈恪表嘉魚李菼卿兄弟言壞天下莫如學較科舉甚者儒先註疏盡抹撥直探孔孟遺音衆咻訕之不顧李學從新會

来道取澄心時飲酒賦詩作字寫興業隱〻逸出倡狂一派矣莊定山亦然文恪即不該學觀所假舍可知性善解遂極為姚江賞嘆

胡敬齋樸謹迂重在丈章懋羅文莊之習焦弱侯嘗輕之曰胡直一強項村學究耳雖遍詆然觀薛文清從祀尚經許多擬議胡遂爾同聲冒先諸儒誠亦幸遇

蔡文莊云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語深切慄人當時書札或以有道相稱者蔡駭懼慮茲標榜端

令道學居然周孔矣

弘治為明興極盛之時賢才輩出輿論列舘閣部寺槩多名流即如詞賦北地信陽書畫相城茂苑閑閑三山靈寶章縫鎮海餘千住、高濤橫逸非先後及信一代淳風所鍾李獻吉云每早朝鐘鼓鳴則烏鵲以萬數集龍樓上正德中不爾噫真恨不身生其際

王端毅以請暫輟經筵為言官所抨待罪余謂王辭非過甚大臣之道與小臣異事聖主之道又與庸主異如 孝皇豈應廢學者王職兼保傅覩溽暑揮汗狀惕然動心意原出愛君

特雖為喜事少年華道耳其云諸臣侍臣太重望臣太深實
苦情借端寫出
孝廟最重注講臣如因王華講李魏國事賜之食因王鏊講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章罷西苑遊召內臣申誡因張元禎身短
小為設低几又如評劉機數陳啓沃之語咸優柔曲委惟恐
傷之緝緝熙光明獻事
方
孝廟在東宮講官周經進講夫華大訓每起立拱聽而異
寬於弘治中以皇太子講學少間率僚屬兩朝隆替登分是
矣時訓備功疏略奈何使劉瑾為永成者馳逐其間不記曩

誦經避大伴時耶

錢周二太后祔葬事成化朝黄彭時姚夔多少心力至弘治始
定其後世宗以孝潔孝烈后入廟須加圖迴亦卓正於隆慶
之世誦

孝廟諭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耳固大義攸明亦默為中宮
專寵解紛

妃匹之愛聖賢不免然亦知其愛之出于私也陽優隆貴寵却
陰為調護言官地如楊茂元李夢陽並逮詔獄一外謫一罰
俸三月耳惟何文鼎死稍冤鼎內豎非外廷比屬中宮得自

以公治之非帝意終蒙恭卹

李夢陽下獄劉健謂為狂妄無申救意謝遷略為一言耳劉大夏亦事後頌德之辭闌惟羅玘有疏而錦衣帥牟俸獄讞頗輕然非聖主如天度優無治理時夢陽才名雖盛尚不為大僚所重尚書侶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率輕薄辭

李夢陽自記初草疏審袖過邊貢所遣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按王文成精敏識即見此時

錢福負奇逸才以不羈罹觀李文正誌福墓云與讙每文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精若宿搆彌封官以無藁難之衆謂殿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有以進呈仍賜第一今廷試卷無填藁例如李言初原有藁耶

顧文僖清始入京謁衛宣城伯語曰聞君與錢狀元遊必高中矣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雖西角頭富兒勿與往來門外花園中勿往飲酒顧敬識之後士大夫飲官注、坐是方風化醇即勲臣亦饒格論

王華將廷試偶書宋朝家法過漢唐八事于扇或送朱希周宋

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讀也制義各以為聞兩公撰第一
大椿名入遼過非偶先推屢精詳於虔數之學故貴請多
王韋擧進士有數過其卿者云朝來睡起繞花行吉霧襟衣寒
氣動後聞試春陰詩遂用之李西涯擊節謂非世人語改庶
吉士視鋟起湘靈鼓瑟事何殊
楊丈裕廣請以宋儒周程張朱祀位居漢唐諸儒上見類述記
薛丈清蓄有是說所為推尊宋儒皆正不在是近始如康議
行更益以邵堯夫終非妥擧
林炳首開閩易學為藻清師誌稱官浙江僉事三年陞雲南副

使僉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間見時法吏大仕閒有副使李隆僅三年陞參政得報詫曰我何負于職遽陞乎後遂有飛廣走參之說江河日下矣

弘治四年南国子監助教李騏九年考滿陞翰林院簡討嘗助教事爲奇鄉官制昔未有也後正德三年助教黄英亦考九年滿擬騏例僅陞俸二級殆難爲繼

孝廟特愛沈度書宮中嘗習爲問度亦有後乎得其孫授中書舍人時吳偉呂紀林良並以善畫授錦衣應制偉至賜畫狀元印章閱李空同詩弘治之中五真人師也磊落當其倫併

不乏方外恩無傷盛德
命大學士劉健等凡票擬文書手書密進毋令人代寫健請事
關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餘始常委中書官從之按票擬必
一一輔臣親書事雖待久
凡劉健劉大夏等所蒙恩召對密無商確內官退立數丈許聞
呼始萌自為千載一遇者其於今 上朝業為綿蕞即記注
不勝書昔人尚論泰陵世尚書有君無臣之嘆何況今日然
事亦未易盡明談之嗚咽
釋李夢陽在弘治十八年四月中越月龍馭即上賓矣所以李

詩有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張元禎勸講太極圖西銘丞索
現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蔣命晉內閣誥敕將柄用之會不
豫不果行止洵有默司

泰陵留意音律每大祀奏樂有誤輒知必加詰問時詞林崔銑
亦知樂嘗夕從西苑行聞吹笛聲煩促而哀愀然色動未幾
有鼎湖之痛國事遂大變

太醫院判劉文泰弘治末以合和御藥大不敬論斬棄捘音近
聞老誣詆王三原冢宰者即其人蔽賢不祥宜得此報先是
有醫院吏目劉溥善詩亦雅多館閣遊

顧鼎臣乙丑狀元傳　孝廟宮中焚香籲天所得尹直家居以
音近鼎成疑為不祥兆旋驗先是景泰辛未狀元柯潛或云柯
音近哥未幾駕北還退居南宮兆同

徐武功素重吳文定頃云吳君入閣後天下始多事矣文定入
詒綸綍果在弘治之末傳章文懿晚能前知恒言甲子乙丑
後世事將變盖特為撥朝治亂大関天人間幾或先見徐善
星緯章直學問誠明當理爾

松江志稱劉宇鈞州人成化中知上海縣治灼然邑號神君宇
後附劉瑾敗初寔著名劉文靖薦之本是鈞州後避　神廟

諱改禹州嶽王當請陞州為府王妃言肅藩荊岷皆封州不

宜獨陞府從之王議自有禮

以上一百四十九條